

歐洲政治碎片化(上篇)

地緣解碼

2026年5月7日，英格蘭地方選舉投票舉行，5月9日全部結果揭曉。改革黨(Reform UK)狂攬1,453席，超越工黨(Labour Party)的1,063席與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的801席，成為英格蘭地方議會第一大黨，英國傳統兩黨格局遭顛覆性衝擊。BBC實時民調顯示，若即時舉行全國大選，改革黨支持率將達26%，遙遙領先工黨與保守黨的17%。百年以來，英國始終由保守黨與工黨輪流執政，兩黨共治格局根深蒂固，從未有第三黨能在全國層面真正撼動其主導地位。直至2026年，改革黨成為百年來首個全國支持的第三黨。

英國政壇發生如此巨變，是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與

改革黨憑藉民眾選票硬生生闖出的新格局。但輿論有兩種聲音：有人歸功於法拉奇過人的政治稟賦；有人認為，英國民眾早已厭倦兩黨輪替的陳舊格局，只待一個契機引爆積怨。真相隱於歷史深處：這既是法拉奇敏銳捕捉民間情緒的政治運籌，亦是脫歐後遺症、經濟低迷與傳統黨派失能共同積澱的民意爆發。如今，改革黨強勢逆襲，綠黨(Green Party)聲勢大漲，傳統保守黨與工黨持續式微，英國政壇加速走向碎片化。同時，放眼整個歐洲，亦是主流政黨失勢，小眾勢力崛起，呈現政治格局日趨碎片化的發展態勢。香港文匯報分上、下兩篇，闡述英國地方選舉折射歐洲政治碎片化的趨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裴軍運

●法拉奇帶領改革黨成為英格蘭地方議會第一大黨。網上圖片

改革黨乘勢逆襲 英政治生態變天

經濟低迷惹民怨沸騰 傳統兩黨遭選民厭棄

改革黨的崛起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歷經8年步步為營的戰略布局，每一次站位與抉擇，都精準扣住英國社會深層的核心矛盾。

從脫歐火種到關切民生

1993年英國獨立黨(UKIP)正式創立，法拉奇於1994年加入該黨，長期以反歐盟、收緊移民為核心政治旗幟。2014年，法拉奇帶領英國獨立黨在歐洲議會(當時英國屬歐盟成員國)選舉中大放異彩，一舉成為歐洲議會內英國第一大政黨，直接倒逼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宣布啟動脫歐公投。

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順利通過，英國確定脫離歐盟，但此後保守黨政府與歐盟談判進度遲緩，外界期盼的硬脫歐進程遲遲難以推進。與此同時，伴隨脫歐議題塵埃落定，英國獨立黨賴以生存的核心使命徹底消解，法拉奇認定英國獨立黨已無力繼續推動硬脫歐進程，果斷與該黨切割並宣布退黨，隨即着手籌組全新的政治力量。

2018年11月，法拉奇聯合凱瑟琳·布萊洛克正式組建脫歐黨(Brexit Party)，該黨政治目標單一且明確：傾盡全力推動英國實現無協議硬脫歐，當時法拉奇也被英國主流輿論譽為「脫歐教父」。

脫歐黨成立後迅速整合全英脫歐派民意，成為脫歐陣營最核心的政治支柱。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脫歐黨憑藉31.7%的高得票率拿下29個席位，穩居英國籍議員第一大黨，傳統執政黨保守黨排名跌至第五，震動整個英國政壇。

同年12月英國舉行大選，為避免分散脫歐陣營選票，助力保守黨拿下議會多數席位落實脫歐承諾，脫歐黨主動放棄保守黨優勢選區參選資格，僅針對傳統工黨紅牆選區(長期支持工黨，用紅色標註)發起競選。最終該黨僅收穫全國2%選票，無一候選人晉身英國下議院。

2020年1月，英國完成所有脫歐法定流程，脫歐黨唯一的政治使命圓滿收官，政黨全面轉型已成必然趨勢。2020年11月，脫歐黨正式更名為英國改革黨，政治訴求不再局限於脫歐議題，而是全面拓展至嚴格管控外來移民、大規模削減賦稅、質疑激進環保政策、改革高福利社會體系等底層民眾關切領域，順利完成從單一議題小黨，向制衡英國傳統兩大政黨、回應基層民意的新型民粹政黨的轉型，完成華麗轉身。

從「反兩黨」到吹響逆襲號角

2021年1月，法拉奇卸任英國改革黨黨魁一職，轉任榮譽主席。

2021年至2024年，英國改革黨進入長期蟄伏蓄力階段，全國支持率經常維持在5%以下，被主流政界與媒體劃歸為邊緣小黨，聲勢也顯得微弱。此時的法拉奇，經常於半夜和朋友到海邊釣魚，過着不急不躁的逍遙生活，同時依然掌控着改革黨全局。然而這期間，英國的政治生態正在發生着變化，且暗流湧動。這是因為保守黨長期深陷嚴重內耗，惡果迭出。2016年脫歐公投將保守黨徹底撕裂為留歐派、軟脫歐派、硬脫歐派，派系對立難以調和。2019年約翰遜上台後，為強行推進硬脫歐，粗暴開除21名黨內留歐派議員，把黨內溫和派徹底清洗，派系裂痕進一步擴大。此時，約翰遜雖借脫歐紅利在當

年大選拿下壓倒性勝利，卻埋下黨內權力失衡、治理失序的長期隱患。

執政期間，約翰遜醜聞不斷，疫情封控期違規聚會、官邸裝修貪腐、包庇醜聞議員，嚴重透支保守黨公信力。2022年7月，保守黨內閣與議會逼宮，約翰遜被迫辭職，保守黨威信掃地，元氣大傷。

約翰遜下台後，黨內鬥爭並未停止，特拉斯接任僅45天，便因「迷你預算」引發金融動盪而垮台。蘇納克上台後，無力解決經濟停滯、通脹高企、移民激增等核心痛點，支持率持續跌至歷史最低。

2024年英國大選，斯塔默帶領工黨以「變革」口號勝選，終結保守黨14年統治。但上台後，工黨延續緊縮政策，削減退休人員冬季燃料補貼與殘疾人福利，強推多元文化政策，忽視藍領階層民生，傳統「紅牆」選民怨聲載道，工黨漸漸脫離基層工人訴求，民意發生急速轉變。

此外，自英國正式脫歐以來，5年累計入境移民突破450萬，常年年均移民淨流入維持20萬人以上，同時每年數萬非法移民持續穿越英吉利海峽湧入境內。2024年下半年起，移民議題在民調中首次超越經濟、醫療，成為英國選民最關切議題，但保守黨與工黨皆拿不出切實有效的治理方案。

2024年3月，改革黨迎來關鍵轉折，保守黨議員李·安德森(Lee Anderson)正式倒戈加入改革黨，成為改革黨建黨以來首位下議院議員，徹底打破該黨長期「無國會席位」的僵局。同年6月，法拉奇重新接掌改革黨最高帥印，正式吹響政壇逆襲號角。

從議會破局到地方選舉登頂

2024年7月英國大選，改革黨迎來歷史性突破：斬獲5個下議院席位，得票率14.3%，拿下412萬張選票，超越自由民主



香港文匯報AI製圖

黨(Liberal Democrats, 得票率12.2%)成為下議院第三大黨，法拉奇本人第8次參選，終獲議員身份。這次大選，改革黨首次在全國層面證明，它不再是邊緣小黨，而是能爭奪議會席位的英國第三大政黨。

2025年英格蘭郡議會選舉(14個郡議會+8個單一管理區)，改革黨再進一步：拿下677個議席，掌控10個地方議會，首次在全國層面超越工黨、保守黨。

2026年5月，英格蘭全境地方大選(涵蓋倫敦32個自治市及全部都會區、區議會)迎來決戰時刻，改革黨以1,453席力壓工黨(1,063席)與保守黨(801席)，穩坐英格蘭第一大地方政黨寶座，百年兩黨共治格局從根基處崩塌。

從脫歐黨到改革黨，8年時間，法拉奇完成了從「邊緣抗議者」到「主流掌權者」的蛻變。而這一切，離不開他本人的政治天賦，更離不開英國民眾對兩黨百年壟斷的集體厭棄。



要理解改革黨(Reform UK)的逆襲，必先讀懂法拉奇。他被媒體稱為「英版特朗普」、「脫歐教父」，有人罵他是「民粹煽動者」，有人讚他是「民眾代言人」，但無可否認，他是英國當代最懂民心、最善造勢、最能抓住歷史機遇的政治人物之一。

務實商人 反感歐盟

1964年，法拉奇出生於英國肯特郡一個富裕中產家庭，畢業於達利奇私校(Dulwich College)，但未進入大學深造。18歲踏入金融行業，在倫敦金銀交易所打拚多年，成為成功的大宗商品交易員，務實、反感官僚的特質由此養成。他目睹歐盟官僚體系對英國企業的束縛，疑歐思想扎根。1992年因不滿保守黨推動歐盟整合而退出保守黨，1994年加入英國獨立黨，踏入政壇後始終堅守「英國優先、主權至上、反歐盟、反移民」的核心立場。

犀利敢言「民意煽動者」

法拉奇的魅力在於表達直白，他罵歐盟是「腐敗的官僚帝國」(The EU is a corrupt, undemocratic bureaucratic empire)，稱兩黨政客是「脫離民眾的精英蛀蟲」(The Westminster elites are out of touch, self-serving parasites)，話語粗俗卻精準戳中民怨。他刻意塑造「平民反叛者」形象，衣着樸素、口音貼近勞工基層，常出入酒吧、工廠與民眾交流，憑借「威斯敏斯特精英不關心普通人難處」的共情表達，俘獲藍領、鄉村保守派等群體支持。他玩轉社交媒體，擅長用通俗內容拉近與年輕選民的距離，將地方民生不滿與「英國優先」敘事綁定，凝聚民意力量。

法拉奇的核心優勢是精準捕捉歷史機遇的戰略眼光。2014年至2016年，他抓住脫歐風口，帶領英國獨立黨猛攻歐盟移民和主權的痛點，推動卡梅倫政府啟動脫歐公投，贏得「脫歐教父」稱號。2020年英國正式脫歐後，他果斷將「脫歐黨」更名為「改革黨」，從單一脫歐議題轉向民生，為逆襲埋下伏筆。

2024年，趁工黨失信、保守黨衰敗，他重掌改革黨帥印，帶領政黨衝刺。2024年至2026年，移民成為民眾首要關切，改革黨拋出激進移民主張，宣稱一旦執政，將強遣返60萬非法移民，強硬程度前所未有，最終在英格蘭地方選舉中力壓兩黨，推動百年兩黨共治格局崩塌，法拉奇也完成了從「邊緣抗議者」到「主流掌權者」的蛻變。

歷史的選擇 還是危險的開端?

裴軍運

匯觀世界

法拉奇與英國改革黨的崛起，戳破了傳統西方民主體制深層的發展困境。當英國保守黨、工黨兩大傳統政黨長期脫離基層、無視民生困境，深陷內鬥與治理僵化，各項施政舉措難以回應民眾需求時，社會積蓄的不滿情緒持續爆發，為新興政黨崛起鋪平了道路。英國改革黨的異軍突起，既是順應民心的歷史選擇，亦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危險開端。

英國民眾用選票宣告，他們早已厭倦兩黨百年輪流執政的固化格局，迫切渴求社會實質性改變。法拉奇帶領的改革黨緊緊抓住民眾核心訴求，從政壇邊緣力量快速躋身主流，深刻動搖了英國固有的政治生態。

但民粹勢力的興起始終伴隨着諸多隱憂，其激進執政理念極易激化社會矛盾、助長排外情緒，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法拉奇推行的極端移民政策，勢必加劇國內不同群體的對立，給英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帶來潛在衝擊。更為現實的是，法拉奇毫無國家層面的執政經驗，其諸多激進主張頗具理想主義色彩，脫離現實，一旦改革黨在全國大選中獲勝，他走上執政舞台，將令英國未來的發展充滿未

知風險。此外，法拉奇本是一名「玩心十足」的政客，他熱愛半夜釣魚、戶外狩獵(打野雞)。早年競選期間，還曾租借輕型飛機懸掛競選橫幅造勢，不料飛機墜毀，導致他肋骨斷裂、肺部受損、脊柱受傷，一度身陷險境。後來他又因健康問題接受一個舉凡切除手術，頗具傳奇色彩的個人經歷，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英國民眾對其執政能力與身體狀況的不安情緒。



●法拉奇曾租借輕型飛機懸掛競選橫幅造勢，不料飛機墜毀，導致他肋骨斷裂、肺部受損、脊柱受傷。網上圖片

法拉奇：懂民心 善造勢 會抓歷史機遇